

校园文学丛书

夜深人静

YESHENRENJING
ZHISHI

之时

阿迪科·惠特曼◎等著



◎ ◎ ◎

后来我才知道，
我哭决不是因为砂锅难吃，
而是因为，我太孤单。

XIAOYUANWENXUECONGSHU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I247.5

2988

冠 冕 磨 礱

夜深人静之时

YESHENRENJIN
ZHISHI

徐英时◎主编 阿迪科·惠特曼◎等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 军

封面设计:袁一稚

校园文学丛书

徐英时 编

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ADD: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)

P.C.:100024 Tel:010-65477339 010-65740218(带 Fax)

E-mail:webmaster@BTE-book.com Http://www.BTE-book.com



北京英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4 年 8 月印刷

开本:32 印张:825.7 字数:10665 千字

ISBN7-89998-977-9/G·289

碟+书(100册)定价:1680.00元(册均16.80元)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CONTENS

浪漫的故事	沈乔生(1)
童 年	茅晓玮(5)
放风筝那一天	F·福勒(8)
至尊无尚的爱	徐申/译(12)
心中有桌永恒的筵席	邓春芽(15)
洞里的孩子	珀·奥拉 埃米莉·道莱里(19)
诺 言	约翰·汉伦(28)
方向感	皮特·A·奎恩(31)
最好的一天	乔治·德郎特(36)
烦恼与菩提	叶明媚(40)
门把手	法第尔·哈兹奇(43)
铁皮屋顶上的猫	麦 客(50)
随 嫁	斯 人(54)



拥有不凡灵魂的狗	佚名(58)
快乐旅程	叶华荫(64)
一个冬天一个故事	文飞(67)
飞翔的舞蹈	广向荣(71)
营造好心境	李尚朝(81)
让死见鬼去吧	爱丽丝·沃克尔(84)
留下清白在人间	赵冬(93)
红胸牌	饶云花(98)
绝版的周庄	王剑冰(102)
到你要去的地方	休·蒙克·基德(106)
金毛儿·凶宅	周同宾(111)
我透支了母亲 10 年的幸福	杨翠平(116)
差距	杜治辉(121)
深秋季节	左夫(12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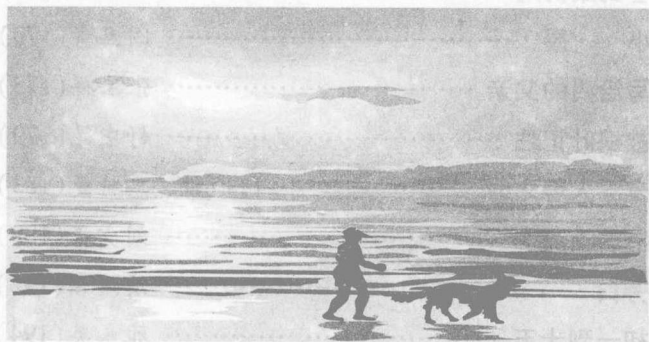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- 性格树 陆士华(128)
- 走向瓊瑁城 老 何(132)
- 老 大 袁文玲(141)
- 被出租的“天使” 王 祥(144)
- 储存关爱 李智红(147)
- 航海之梦 佚 名(152)
- 黄龙溪那顶花草帽 小蓉儿(161)
- 暖暖的阳光 佚 名(164)
- 春到梨树沟 温淑珍(166)
- 小 屋 阎卫青(170)
- 写给我的父亲 张法祥(175)
- 被枫叶记住 舒中昆(179)
- 夜深人静之时 阿迪科·惠特曼(183)
- 沿着河流 刘少辉(189)
- 旁白 清溪客(192)
- 初一到十五 雅 英(194)



拿着你的叉子	罗杰·威廉姆·汤姆斯(198)
潇洒小弟	涌 津(201)
上帝创造母亲时	爱玛·本贝克(204)
备忘卡片	威尔伦(207)
“吃”的记忆	孙怀芳(212)
Baby 老爸	裴志海(217)
买秋菜	丛 青(224)
寂寞长发	紫 荻(227)
朋友就像一杯酒	寒星星(234)
常忆起那份情	宋一中(237)
冷漠的有趣	水 碧(240)





碰上一些意外，这比要去做什么，果然做了什么
有意思得多。

浪漫的故事

○○……沈乔生

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浪漫人，他做事情喜欢节外生枝。碰上一些意外，这比要去做什么，果然做了什么有意思得多。

一个初夏的晚上，那个朋友在好友家里喝酒回来，骑的是一辆28型凤凰自行车。骑到鸡鸣寺附近，清风和畅，他微带醉意，十分惬意，不由朝人行道上看去，树影幽幽乎乎。他正往前骑，忽然一个人喊：“先生，等一等！”我那朋友想，什么人，是喊我吗？就刹住车子，一个脚撑地。就见暗地里闪出一个女人，个子高高的，就着路灯看，眉眼长得挺俊秀，只是年纪不轻了，约有30多岁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朋友想，她会不会是来路不正的



女子呢。“我想找人说说话，我不知该做什么，心里很闷。”听她口气不像说假话。“都晚上了，你一个人在外边，就想找人说话？”朋友有几分相信，也有几分不信。那女人说：“是呀，我一个人坐车到中央门，又到雨花台。”“你家住在哪里？”“在蓝旗街那边。”

朋友心里知道，那是在南京画一个大三角形。我说过朋友是一个喜欢节外生枝的人。他抬眼看去，前面有一个亮灯卖饮料的地方，有几把凳子和圆桌。他们坐到那边去。女人讲的故事其实很简单。她说她年轻时思想非常好，坚决要求到地质队工作。朋友便睁大眼睛，努力想在她身上看出些当年的风采。后来事情不妙了，她离婚了，离开了地质队，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。她还可能要下岗。现在她认识了一个男人，同她好，却始终不肯同她组成家庭。她不明白男人是什么心思，真是不明白。

朋友想是一个老套故事，不过，他还是充当了心理疏导的角色，像绕线圈绕了一匝又一匝。好了，该结束了，时间不早了。朋友站起来，女人说：“你能送送我吗？朋友愣了一下，这他没想到，但是，送佛送



西天嘛。朋友骑上车，女人跳坐在 28 型车的后座上，她的动作很轻。骑了一段路，见马路上落着一小捆菜，是进城送菜的车子掉下来的。女人说停下，朋友就停下。她下车捡起来，朋友接了放进前面车篓子里。

骑到桥跟前，有几家做夜市的铺子，亮着灯。朋友不知怎么想的，忽然说：“你吃点东西吧。该饿了。”女人说好。两人在店里坐定了，朋友晚上喝过酒的，现在还不想吃，就让她点。她也不客气，点了两个菜，猪大肠和猪爪子。朋友吃一惊，别的不点，偏偏点这两个，这么晚了，她都能吃得下？一会菜送上来，女人让朋友，他说他饱了，不想吃。女人让了几次，就自己挟筷，一边啧啧地吃，一边不住地说好吃，好吃。很快两大盘都空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朋友心底有些感动，她平时的生活状态可想而知，如果不是亲眼见了，要他来想象半夜她会点什么菜，一定想不到。然而，是不是就此了解一个人呢，他不是很有把握。

他们继续往前。女人说离家很近了，他刹住了车，女人下车了。她说，父母住屋前边，她带女儿住屋后



边，她须非常轻，不能惊着父母。女人的手向前伸一下，朋友想起来了，从车篓子里拿出那捆菜，说：“你拿去吧。”女人略作推辞，就拿上了。分手了，朋友轻快地往回骑。他想，今天夜里的事很鲜活，是临时冒出来的，还是比预先想好的有意思。



这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也有大人知道我们有一个等待着游戏的童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

童 年

○○……茅晓玮

在这个没有四季的地方，常趴在窗沿听深夜电台里有没有 DJ 的歌，一支接着一支，总好像连星子都倦了，可是我还在那里静静地等啊等，等几个我也说不清楚的，但一定是可以带我回家的声音。

因为等得久了，它来得猝不及防，但我一下子就知道，这一个等字就是它了。在一串串清清脆脆的响声，漫不经心的口哨声和被弦索挑弄出玲玲琅琅的木吉他声里，张艾嘉的《童年》，那个不加技巧的，有点纤弱的声音真地来了，像披着纱笼的玲珑少女一样，牵起了我的手，接我归向旧时的伙伴，啊，心灵的家。

就是这一首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《童年》啊！记忆中那个有着最长歌词却记得不费力的有关童年歌谣



……回来了，我终于回到了那些穿着软软夏衣，在窝棚瓜下谈狐说鬼，叫牌算命的夜夜夜夜。隔壁家的姐姐就在那时候，一边梳理着她浓密如春藤的长发一边唱那首不紧不慢话童年的歌。

姐姐是用她爸爸那架“红梅”牌单喇叭录音机从电台的“每周一歌”里录下了这首歌，跟着从《每周广播电视报》里印的歌词一遍遍地最先唱会这首歌的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也有大人知道我们有一个等待着游戏的童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，那么孤单的童年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不过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是讲盼望长大的童年的第四段。因为“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”，读起来美得就像嘴里含着几口新鲜的奶油。当然，一开始不知道这首歌还唱到过诸葛亮四郎和魔鬼党争夺宝剑的事情，因为它涉及了女生在等男生经过窗前的心情，所以就被删去了。不过人总是这样，越是说不可以的东西越是削尖脑袋想知道个究竟，更不要说小孩子了。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千方百计地听到了不能听的第二段，并因此一下子就吧歌词给牢牢记住了。其实也只不过说是心里初恋



的童年嘛。

还是这个姐姐告诉我，这个真不算什么的。因为她刚读完一篇文章，讲的是十四岁时的少年郁达夫在柳树影里披了月光走回家来时，就一边回味着在月光里和赵家侄女两个相对时的沉醉似地恍惚，一边在心底里，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，像水一样的春愁。她还把它认真地抄写了她的回家作业《一周美文》里了，我当时总像根尾巴似地跟着她，为她总有点不在乎的神气，为她曾经告诉我的很多话，也为她那钻进我心里的清脆歌声。现在想起来，是像极了张艾嘉的那一种。

真的，记得当时年纪小，风在林梢鸟儿叫的日子已然是许久以前的事了，然后我们干嘛去了呢？怎么就好似各自沉沉睡去了一般呢？那个唱着童年长大的姐姐啊，你在哪里呢？应该是做了那个可以给你吃那半碗粥的男孩子的新娘嫁了吧？



那一天，他真是兴高采烈。你还记得我们放风筝的那一天吗？

放风筝那一天

○○……F·福勒

弟弟跑进厨房，大叫：“线！我们还要很多线！”

那天是星期六，大家都很忙。爸爸和邻家的柏先生在外面忙，妈和柏太太在家里忙，两家都在忙着春季大扫除。这种刮风的天气，最宜于清理衣柜，大小毛衣已在后院晒衣服的绳子上飘扬。

可是，男孩子们却溜到后面空地上放风筝了。现在，又派弟弟回来要线，也不担心弟弟被扣下来打地毯。看来，今天的风筝要一飞冲天了。

妈看着窗外。晴空一碧，春风清峭，蔚蓝的天空白云舒卷。漫长的寒冬已经过去了，今日已见春光。妈妈望望客厅，家具零乱，准备清扫，又回头望窗外：“走吧，丫头们，我们送线去，看他们放风筝。”



半路上遇见了柏太太，她赧然含笑，也带着几个女儿。

像这样的天气放风筝再好没有了！这种天气实在难得！我们带来的线都放完了，而风筝还在往上飞。只见天上几个桔红色的小点，若有若无。因为想看风筝扶摇直上，我们有时把一个风筝慢慢地收回来，然后又再放上去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。我们拉着风筝跑，看风筝婆婆生姿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。

连两家爸爸也放下锄头钉锤跑来了。两家妈妈也放了一下风筝，快乐得像少女一样。她们发髻松散，披在两腮；花布围裙像旗帜似的飘扬。真想不到，大人竟和我们一起玩得这样开心！我偶然瞧了妈一眼，竟觉得她很漂亮，而她已年过40了！

那一天的时光，不知道是怎样过去的。只觉得时间停住了，风和日丽，一片灿烂。我想，每一个人都已浑然忘我。父母忘了家事和尊严，孩子忘了吵嘴和打架。“天堂也许就是这样。”我在瞎想。

天色渐黑，我们晒够了太阳，吸饱了新鲜空气，意兴阑珊，一步一拐地走回家。



说也奇怪，我们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过那一天的事。我觉得有点惆怅。别人显然没像我那样惊喜欲狂，念念不忘，我只好把这个记忆锁在心底深处，专门存放“似假还真的事”的地方。

岁月消逝。有一天，我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，赶着想把一些事做了。我的3岁的女儿却吵个不休，要“到公园去看鸭子。”

我说：“不行。我的事好多，这个要做，那个也要做，等做完了，我也累得走不动了。”

妈那时来到城里，在我的公寓小住，她把手中剥的豌豆放上，抬起头来说：“天气真好，真是风和日暖，叫我想起来从前我们放风筝的那一天来了。”

我本来忙得团团转的，一会儿跑到炉子边，一会儿跑到水槽边。我忽然停了下来，心底深锁的门开了，记忆潮涌。我解下围裙，对小女儿说：“走，天气真好，应该出去玩玩。”

转眼又过了10年。大战刚刚结束，柏家的小儿子从前线回来，我们整晚都在问他做战俘的经过。他本来滔滔不绝地谈，但是忽然沉默下来，良久不发一言。